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麟粹

謄録監生臣勵世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墨蹟跋

有明三吳楷法二十四冊

有明三吳楷法第一冊吳郡宋仲溫書趙文敏閣帖跋

按文敏跋閣帖而敘及書家源體故當有意仲溫亦似

以有意書之結法精純圓熾比之七姬帖差不爲古然亦足以暎帶來學矣陸子淵謂陳文東品勝仲温又有以文東肉勝仲温骨勝者文東此書聖主得賢臣頌筆法全倣永興精熟可愛而亦微使人狎又書張懷瓘録章草三品人名氏韋續五十六種書懷瓘十體斷内章草一條雜正行體而皆有小法風度溢出所臨急就幾于優孟抵掌釋文小楷尤精後書葉夢得及自撰小跋皆與前三書筆同大抵仲温作章草勁而露文東則柔

而蓄正書其猶魯衛也高槎軒季迪所作眠雲軒詩雖非大得意語而翩翩度驊騮前書法亦近仲温特小疎耳此君既以事見法而又寥寥彖賢此帋幾於吉光零羽矣姚道衍廣孝書所作凡闕十闕首得意句小楷亦楚楚而自謂筆不佳故多偏鋒王文恪陸文量紀姚公年或以為八十四或以為六十五按公以永樂四年書此自云七十二年而十六年始物故國史稱其少時與季迪楊金載齊名則為八十四無疑也吾吳詩盛於昌

縠而啟之則季迪書感於希哲徵仲而啟之則仲温若文東則雲間之破天荒者二沈鼎貴此其濫觴故紀之如右

第二冊沈學士民則凡三紙其一為孔子世家其一為金氏墓志銘王賛善汝玉撰其一字稍大為諸葛武侯出師表沈大理民望字最小為虞書益稷篇孔子世家筆勁而氣拘餘皆圓懿肉好真魯衛也波折處於永與尤近雖温雅可親而不無佐史之歎夏太卿仲昭以書

供奉者四十年而始爲吴文定公書此一帋吴公時尚爲太學諸生也太卿公業已老矣而精謹乃爾令人肅然盧中令爲巳凡二帋一種德堂記一拙齋詩皆遒勁而不克去俗其可恨又非二沈比也

第三册有拙齋銘一賦一詩三楊宗伯仲舉爲銘錢山人子書爲賦杜山人用嘉陳山人紹先劉少詹宗器爲詩其辭與書法俱伯仲也徐武功元玉二帋其一臨褚河南哀册文行體蓋微得其勢耳遒放横逸則雙雕並

運意其一東原生傳東原生者即杜用嘉也有隱德而文公此書蓋中年筆頗於虛和中出姿態書傳後者吾吳周鼎伯器結法亦蕭灑伯器工屬文頃刻千言立辦嘗韋韎叩金尚書軍門從破閩冦僅得一幕官以老又國初亦有一周鼎伯器者檇李人文行亦相類然非此伯器也

第四冊李太僕貞伯凡二紙一紙臨蘭亭記而行筆皆趙吳興公生平以奴書誚吳興此何也陳言疏謂中書

舍人多至八十餘員蓋當時傳奉之敝人所蹙額捄嗦者抗言之無隱且以攻天曹大臣不能如杜祁公之過斜封直哉言也第身非臺瑣而訐詈過當所論蔣生者是都御史琳子琳以寃死而公稱其為極刑後亦是牛哃宿因然攷之家乘及國史俱不載當是疏垂上而尼耳吳尚書原博王醫師墓表中有塗乙然無一筆潦草呂翁墓表字稍大俱步趣眉山而時時有鍾意蔡九逵孔目嗣命議以禿筆取勁姿盡骨全大抵李吳純綿裏

鐵蔡則强弩透札然李不盡汰俗吳不盡汰濁蔡不盡汰生以此小有恨耳

第五冊祝京兆古近體詩十五首是行卷上公卿者中多曹娥洛神風格清氣朗朗射眉睫其辭亦秀儁不作晚歲應酬而所擬元日早朝排律重押新人臣字不可曉也又雜詩二首別搆一體久看乃能識其用意處右皆早年筆演連珠并序十三首卿巒風木行一首尺牘四首皆中年以後筆駸駸逼歐褚黃道中致甫字說稍

大約齋間録又大則皆晚年筆進可入元常室退亦不讓伯施所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明興一人而已黄道中致甫者吾故人淳甫初名字也為其尊人五嶽山人乞集序潤筆余謂此汝南家乘奈何畀人則曰使不佞而仍故名與字知非公有也且公文成非汝南家乘乎為一笑而留之

第六冊祝京兆勸農圖記亦壁賦著思録序字體俱不能小其楷法亦得十之七八而淳古秀勁之氣溢出結

搆間或似率而密或似拙而巧信乎書家上乘也唯赤壁一賦俏健而小涉佻耳勸農圖記又自超駸駸在趙吳興上舊有文待詔畫一幀余姑割愛去之而留此書第七册祝京兆梅谷記比之勸農帖差大成趣園記又大於梅谷本作正體微取行法以助姿耳而不勝其筆勢遂作行然遒勁古雅中媚態溢發天真爛然真墨寶也成趣園記文雖涉繁然明婉有味當是潤筆不乏耳第八册文待詔徵仲書皆小楷其一為余録早朝近體

十四章用古高麗繭結構秀密神采奕奕動人是八十四時筆也其二古詩十九首極有小法其妙處幾與枚叔語爭衡是八十八時筆也又一條三行射禮有鹿中云云尤精甚而攷據典覈偶於散帙得之附於後其三晝錦堂記差大於古詩結力遒勁是六十七時筆也其四拙政園記及古近體詩三十一首為王敬止侍御作侍御費三十雞鳴候門而始得之然是待詔最合作語亦最得意書攷其年癸巳是六十四時筆也吾所綴緝

皆待詔中年以後書真吉光翠羽萃而爲裘後人慕臨池者其寶有之

第九册文待詔甲子稿詩凡五十二首文八首極精謹可愛而不甚脫學究氣是時年僅三十有五聞公每歳輒手書其詩文前後凡六十餘册皆爲徽賈從其家購之此特吉光之零羽耳徐博士昌穀落花七言律十章是未見獻吉以前語生於沈啟南文徵仲而趣勝之小楷如新鶯未成長音羽宛宛自見春意贈仇東之二絶

句則皆進於是矣待詔又有致仕三疏中不無塗竄而結法亦佳家弟乍目謂為公稿本費十鍰得之以乞余偶章簡甫之子藻見而摩娑不已曰吾父筆也郡守欲梓之付吾父録以示公故有塗竄尋别録一本留公處耳余遂作章簡甫觀已而笑曰昨乃眼中耳今乃耳中眼也漫附於此俟家弟歸當詰之

第十冊錢文通公原溥書陳氏碣銘蓋宋仲温派也硜硜負峭骨所乏者姿耳張南安汝弼二五言律皆倒韻

而語亦平平後有數行極推伏陸務觀以為李杜之後便到此翁小巫氣索宜其爾也南安多狂草吾吴人又不好收之今此小行雜楷法幾於優鉢曇花然純熟中有𥳑密恐不減李貞伯陸文裕子淵小楷尤不易得今此尺牘凡四首中間行法十三楷法十七居然有北海吴興風度其語却多凡情可笑張侍郎文光者陸公門下士也陸以書薦之貴溪相得供奉永陵驟顯貴第不為臨池家所許而此蘭亭叙特楚楚如士人所恨不堪

三復耳雲間自二沈後不復能與吾郡抗衡南安躑躅黄池文裕跳梁城父宋晉不競或思狎主終未足撑天半壁

第十一冊王履吉閲已賦進學解千字文皆精入永與三昧極書家之嫩觀矣然不如拙政園一記四詩張琴師傅渾渾有鍾太傅意使人愛而復敬之然又不如退之琴操使人敬而不便解大抵以古藏雅以拙成巧在八法獨覺等覺間庶幾上乘之將達者也跋尾仲蔚與

家弟評此君書若訟而皆有訟理故兩存之

第十二冊陳白陽復甫千字文屈原傳各一帋此君字不易楷楷不易小而吾乃兼得之又陶靖節詩三十七首尤覺以拙勝字形稍大而於昔人評右軍書黄庭曹娥各盡意態今求所謂正則淵明覩者不可得也唯酷似山田中一老父或以無求於世少可采耳

第十三冊楊憲副夢羽法駕曲三章為故相夏文愍代筆耳老腕遒而少姿致王考功禄之與其師履吉尺牘

精謹有法後有陳履常墓志銘及答同年伊侍御書皆藁草兼正行結法彷彿吳興而傍墮僧趣名實俱損矣陳方伯子兼三槐堂銘蠅頭體妍秀而少遜骨蜀中詩自云倣鍾太傅體古雅而微乏韻陸尚寶子傳金剪行張烈婦二章全得麻姑壇法而以色澤傳之遂為一時書家冠詩調亦典麗生平所希若雜文二章則中多竄改而筆法亦自清勁文博士壽承為余書五子篇五子者謝榛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宗臣併余六也為篇凡

二十有五壽承此書最為圓熟豐妍其後五子稍有去取辭亦微改易第其人併書家四君皆游道山僅余一碩果耳循覽之際為黯然低回久之

第十四冊文休承學正為余書沈宋蘇杜諸君七言律二十二首是七十九歲筆而精謹雅麗逾於少年時又書嵇叔夜養生論及蘇子瞻續養生論清俊之極而微覺佻卞彭孔嘉山人書余廣五子詩及近體數首是古高麗繭能於卒更内斟酌温勁精澤光彩動人葢中年

最合作筆也若晚途則一束枯草耳許元復太僕一脉老筆圓孅流利而所書龎居士傳語尤可喜黄淳父居士前一古體虞永興之有鋒鍛者後十二詩是晚年筆差小退周光韜叔初出道復而此書醉鄉語酒德頌精嚴有古意程大倫子明全摹徵仲而鸜鵒鷓鴣兩賦風斯下矣乃知共父元晦之競師承殊未足確也

第十五冊俞仲蔚為余書少陵七言律四十六首皆隋珠卞王第何緣用起語四字作題却大可笑書極有小

法得柳誠懸度人經意雖小傷挑剔無妨大雅又一卷書見贈古體八章稍加圓熟已上皆六十以後書又一卷古近體凡十四章尤精謹可愛周公瑕為余書王維李頎崔灝高適岑參七言律三十四首鄭喟津陽門行一章皆精雅工緻而津陽尤細而有法又自作詩二十章字形稍大筆亦稍放二君子自履吉而後狎主齊盟者也紙有宋經牋蜀牋高麗繭皆余山房中舊藏勝於魚文側理多矣

第十六冊徐奉化伯臣書黄庭内景經一帋伯臣本非當家用筆圉圉而時吐鍾意初為飛凫人加染古色雜識舊印以希重價余一見而辨以示其子文果泣曰先子得意筆也又黄彪遺我參同契用趙吴興贗識以示客客多以為吴興也割去之留於此冊葢重其文也伯臣筆生然久看逾雅彪甚熟然久看愈俗此書所以貴人品也余識伯臣吴興時年七十七矣自詭黄金可立就然不兩月而卒今故北書謬脫者三十之一又闕後

六章然則伯臣之所謂黄金者可推也彪與伯臣年行不相及其品亦薫蕕特以經故合為一卷

第十七冊顧德育牡丹一賦結法酷似徵仲唯老密處有别耳表提學魯望書七言近體十五首其辭與筆皆流利典詳而乏古意王逢年舜華詩十三首政如吳中子弟輕俊而不受繩墨書亦如之至所謂七十二號可怪可喜可笑皆有之留以供醒睡可也張伯起書李供奉絶句五十二首又李杜高岑律體十一首此君生平臨

二王最多退筆成塜雖天趣小渴而規度森然矣毛豹
孫書王江陵絶句二十六首亦自楚楚
第十八册王學士錫爵書郭景純游仙詩七首學士自
挹不主墨池盟筆法秀穎依稀有翡翠蘭苕狀家弟提
學懋書周詩不能盡合大雅而老健足風骨亦是當家
莫太學雲卿書中唐律錢左司七首劉隨州九首韋蘇
州三首皇甫兄弟四首郎士元二首韓君平四首盧綸
員外二首司空圖侍郎張玄真子各一首清麗有態殊

足詩句雁行其自作近體瞠乎不倫矣王太學稺登書王右丞七言絶十九首書不能稱詩其書所自造七言律廿三首雅相當矣大抵書貴骨勝不貴肉勝莫君肉勝而佳王君骨勝而不佳此不可曉也

第十九册王太學衡書司馬長卿大人賦王好仙道甚壓於此賦似有深感故筆意翩翩近之又陳思王五言古體張茂才元舉陳山人爾見各得十六首陳王此詩極建安黄初一時選又謝康樂十章則徐太學益孫筆

也康樂才一斗繼陳王八斗後餘一斗似屬少陵少陵

歌行爲文茂才肇祉書者十三首葢四之一耳王雖骨

未成而有飛騰蹀蹀之勢徐能起雅去俗惜用筆不適

張子則公瑕之衣鉢陳生則子兼之箕裘而小不免俗

肇祉佻側僅僅得從父休承而都無精理小阮若是何

緣入竹林爲之一笑

第二十冊皆杜少陵七言歌行陸士仁得十四章文從

先得十一章顧紹辰得十四章錢允治得十九章始予

以為五言選莫盛於思王謂能窮雅之變也七言歌行莫盛於少陵謂能極風之變也故乞諸名家合書之總二冊此冊皆近時名筆端雅有致陸當擅場侻側寡情顧風斯下矣

第二十一冊楷筆人垂偏而得吾州王應賓闕　吴郡章藻仲玉因乞王書盛唐歌行李嶠宋之問郭元振各一章張謂崔顥各二章王維李頎岑参各三章高適四章草書李白十六章酒間一展咏真足動金石遏行雲

第王學娜如子亦能窺藩章傚隆池生小足竹堂以槩永興率更未之得也後有餘𤓰會張元凱子予見過書近作十七首毋論結法其詩與諸賢作河南屏脚庶幾不辱耳

第二十二册唐人絶句婁孟堅得王勃以下七十二首徐奉禮兆曦得朱慶餘以下三十二首沈昌期得賀知章以下四十八首周茂才子先得杜甫十六首緣不相知檢故小有重者而自王龍標李供奉外唐人快語幾

盡矣偶後有餘帋而康太學時萬尤山人道恒過此因戲令康書坡仙洹經一則尤書異域數事俱足鼓吹幽閒者六生翩翩屬城書史之雋兒駒汗血可望千里但未遇曹成王於蹄塵下定低昂價耳

第二十三冊莊子逍遥游王履吉之從孫慎修書也逍遥游横肆竒詭超軼象外而以圉圉未舒之筆紀之殊不相當也華茂才之方書連昌宮辭琵琶行精密可愛吾從子士駰甫脫塗鴉而亦寫駱賔王歌行頗有致將

來不妨箕裘僧大林書所作平倭行一辭伉浪非本色其結法頗近率更然是藁本非爲經意筆也僧明因書顧歡袁粲明僧紹孟景翼張融酬往釋道優劣事見南史明因與余善是方袍中之粗有意者金用元賔婦書履吉白雀詩凡三十二首元賔爲履吉上足故書法亦因之綿麗多態而閨幨之氣未除昔賢紀六朝唐詩俱以僧及婦子殿尾吾故仍之蓋采枯樹屏脚故事耳第二十四冊皆石刻宋仲温書七姬瘞志娘娘人日以

為奇事奇文奇書按所謂潘左丞者張王貴壻也後歸明老牖下以死既負婦翁又負此七姬高季迪詞與楊用修跋得其情矣仲溫此札不為工取其能去俗存古耳祝希哲王文恪墓志精整端嚴剛柔劑克完然垂紳佩玉氣象毛夫人志銘運筆差圓形差匾古雅稱是唐初諸君子微帶一二行筆能斟酌伯施信本間幾欲踞河南上書家最上乘也陸翁墓碣字稍大而最古元常之典刑矣昔元祐秘閣續帖取右軍蘭亭樂毅廟之真

蹟葢謂無他本故也二君子書名為我明第一而此又其手勒石者不妨用此例存之

王履吉書雜詩跋

此卷乃履吉後先為金元賔書者其月夜登上方一帋何大復六子詩一紙皆緊勁似疎而密牛首山秘書省召試各一紙風神逸秀翩翩與白雀詩帖同結搆甲申五月一紙自謂大醉書豈所謂真大醉耶然顛縱而中自有骨可翫也跋尾兩朱君子价最與履吉善故四詩

皆悽惋動人而書法尤精謹象玄蓋竭蹷而趍者又有龍文者羅氏也與逆人同見法欲去之慼右軍帖楷俟君集名氏以為狹而止

王履吉贈何氏詩跋

右履吉先生贈何元朗兄弟詩仲蔚休承題尾謂其與白雀寺贈王元肅詩同結法蓋先生庚辛以前筆豐潤秀美字字取姿態而不能無肉勝至其末年則風骨遒逸天真爛熳交錯掩映有不可形容之妙元朗兄弟視

先生雖後進而才實迫之以故其奬許健羨不啻口出
雖任謝齒牙之芬何以過是二卷今皆落余手毋論先
生早歸道山而所謂元肅及元朗兄弟成異世人久矣
書畢一歎

王履吉詩墨

履吉此冊汎太湖登東西洞庭詩十之八語雖壯而不
甚秀似不能與湖山鬬奇也若其書之遒媚瀟洒姿態
溢發置之銷夏石壁無愧色矣

王雅宜詩稿

王雅宜履吉山房雜興古近體五十七首頌一首凡三千七百七十字皆作小行體而正書僅十之一蓋丁亥歲筆也時書道已成故雖不甚經意而自然精整正書尤自超詣語亦在雁行

王履吉小楷四六

履吉此書皆四六雅語蓋青箱白樸之流亞也懶儒鹵莽覩此真令人汗下雖然履吉有此錦囊而竟不售何

也李銀臺嗜法書而於小楷尤甚聊為跋而歸之

王彭二顏體書

彭孔嘉為余書送王大夫入覲長韻皆家廟八關齋體乖離中失去後一行及名跋今年春偶得王履吉一壽頌亦此體雖峭整微遜而潤秀勝之履吉故永興入室也與平原圓方殊不類不知何由與孔嘉並得其門也前輩書家工力類如此余既甚愛而愧之因合為一卷以寓目焉

陳白陽詩稿

陳白陽道復雜詩一卷為篇八十二多近體為字三千七十兼正行體中雖有塗乙處而行筆大小無纖毫失度結構雖小傾側而不踈時時見意態世人不甚重陳書至於詩則覆瓿久矣故特收之

陳道復書陶詩

陳復甫書能於沓拖中生骨於龍鍾中生態以柔顯剛以拙藏媚或老或嫩不古不今第不脫散僧本來面目

耳此所書陶詩尤為合作然世知之者益鮮矣知之者謂之自然雖然比於陶詩自然尚隔塵也

陸儼山手札

陸文裕公結法無一筆苟雖尋常家人語施於所親狎者亦精審遒密有二王尺牘遺意覯此與周一之四札可知已一之雖視公後進然皆能詩博古而腰膂間皆有傲骨宜其相得如此

題豐存禮詩後

豐存禮傲睨一世而傾倒嘉則乃爾信乎為才服也計其書時當已病辟瘫無一筆不顫而猶有山陰典刑詩雖不能整栗而命旨綢繆宛然建安遺韻也昔裴成公病劇迴盼一語猶能使夷甫心折今得無類是乎嘉則有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歎故為題其後

豐存禮手札

儉歲鮮食人有以豐道生手書雜説鬻者竟月無所遇余乃以五斗米得之其所論文駡宋儒前闕數行亦不

甚成語所論詩自喜其江天樓獨倚風雨酒初醒亦恒語耳金潞太史以為勝少陵勲業行藏之句則亟稱之有胡瑛者以擬趙嘏則極罵之其論書稍推文太史祝京兆次則陸詹事而於馬一龍沈愷王逢元陳鶴楊珂沈仕皆痛詆醜擬不遺餘力二沈不聞有臨池名乃亦置喙何也其評沈仕謂如夏四倚主夏四何如人當是一貴家僕豐或曾見侮耳人言此君憨定不虚也然行筆最適勁結構亦密比之生平書最為合作留此以備

一家

又

豐考功病馬行中雖雜用唐人語法亦不能無少瑕而感慨悲壯寄托懇至其書擘窠行草為吾鄉張銀臺褱作且引孫過庭所云感惠狥知為一合其自負亦不淺矣展卷猶圍圍至五六行後筆意逸發風骨洞朗令人如見古人而中亦有不滿意處然使罵陳沈楊馬則有餘矣吳中前輩每見黃翰書則棄之吾甚愧其意然豐

書比黄故大自徑庭不可同日語也

又

余每覽豐人翁書輒怪其胸次有眼能聚古碑於筆端而腕指却有鬼掣搦之不使縱其外攊以取姿態孟孺所藏此卷乃與其鄉人包明府者前二詩句與筆皆有精采後則皆尺牘老手紛披殆若東城父老談開元鬬雞事雖復纚纚舉舉不免沓拖人翁生平不齒王履吉以其結構疎故履吉當亦不齒人翁孟孺精八法者其

為我衷之

蔡侍郎詩

子木於余為先達而齒位不甚高故於燕中詩相規酒相狎也此卷距今二十有八年其捐館亦十二年矣覽之不勝山陽之慨

李于鱗詩牘

于鱗素拙書不待發齡石七十函已有託筆而余輩愛其辭更取以為嫵媚嘗戲謂子與此何必減宣示黃庭

耶于鱗所遺余尺牘詩篇極多不無零落前年聞其訃始帙之為一卷手加料理時時有淚痕漬紙上余老矣留示兒子欲令其知前輩交誼且審一時有竒人竒語也

吴峻伯詩

峻伯為北部郎時與余同舍長夏無事墨和筆精遂書此一卷詩時得清語但調未去偏耳書法亦豐妍但骨未離弱耳當是時峻伯名甚盛却折節於余與于鱗山

東以後頓長一格後官漸高不復能爾也初夏曬書為手裝藏之時峻伯久捐館季子稼塍翩翩起矣

方元煥書荆軻傳

方晦叔嘗欲書太極圖說西銘以贈余余謂不如荆軻傳尚得一快讀晦叔遂以行草書此傳見寄青社當時北方之學者山斗晦叔得片紙隻字珍若拱璧今來吳中不直一錢蓋晦叔目中無書學腕中無書力而好以意行筆宜其淪落乃爾余愛荆軻傳文甚不忍以覆瓿

而姑留之既以賀晦叔之遇而又惜荆卿之不遇也

黄淳父書田園雜興錢叔寶圖

范文穆致能手書吳中四時田園雜興凡六十首真跡在余所雜有眉山豫章襄陽筆意龍蛇飛舞真墨寶也句不能甚工然描冩吳中風物人情可為曲盡吳興凌玄旻復精擇之僅得四十首托故人黄淳父書而錢叔寶為作圖叔寶入白石翁三昧又家吳趨其描冩詩意亦曲盡矣玄旻之尊人同守君稚德出示余俾題其後

按文穆作此詩時以大資領洞霄歸里第未幾物故而又用蚤貴北使元西南帥嶺蜀入備法從參大政其獲高枕於石湖之濵者無幾而稚德成進士出入省郡僅數年而避讒歸卧余雖稍稍困敭歴然亦家食之日多自令而往吾二人相與結一汎宅緣於麥曨翳桑間細取致能句味之所得當尤不淺也第玄旻汗血而與淳父俱凋喪不無哲人之感書畢泫然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四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墨蹟跋

俞仲蔚書月賦

祝京兆好寫希逸月賦人間合有數本余所得乃毛氏物遒逸蒼鹵駸駸乎長沙清氷何但雙井徐君出仲蔚

此書則全法老米亦京兆流亞也希逸老去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為同人所笑不知後來何以見推乃爾

俞氏四舞歌

仲蔚以五言選澹雅得詩家聲而時時作綺麗有情語所謂正平大雅固當爾耶第極力倣明遠而中入長吉思過苦也其書足河南三昧而誠懸骨森然力過大也仲蔚在當時不甚首肯我然詞翰至此亦足以豪矣

俞氏書世說新語畧

俞仲蔚入雲道阻雨無頼漫書世説新語數十條余嘗謂與仲蔚坐便似晉人周旋得仲蔚數行便似晉人赤牘今以晉人筆筆晉人語其快又何如也惜乎仲蔚死矣一展册間不能不興年𠫤西州慟杜甫人日歎耳

俞仲蔚書

陸楚生嘗以素册索仲蔚書隆慶丁卯諸詩中雜正行體内正書別有一種風骨絶道勁古意鬱渟不可言又篆及八分各數行八分吾尚見之篆尤不易也仲蔚生

時人為作一頓美食或薦數軟語得其書今乃聞有弃金購者昔蕺山姥衛扇增直百錢而後知右軍之貴楚生今乞余題尾將無追悔其得之少耶仲蔚方為棄道士攝去矣計當奈何

又

余自歸里中每旬日仲蔚輙有詩及尺牘見貽而輙為人持去甚或童子裂以炷油而一友生乃欲持此册博余兩月粮何也念仲蔚不復作而此書殊秀勁有風骨

其詩無七言遂不墮笑海且此友生即徒手亦能得我二月粮以故如其請應之而識於後

俞仲蔚小楷趙皇后昭儀別傳後

近年吾吳中小楷當推俞仲蔚幾與文太史雁行履吉孔嘉俱不如也仲蔚此書乃趙飛燕姊弟別傳於遒媚綽約中寓大雅典刑殆是趙女班姬合而為一耳然外傳實西京俊語別傳是隋唐人長語仲蔚寧肯舍周鼎而寶康瓠計當更有外傳一紙令不可復得矣

俞仲蔚行草後

俞仲蔚行草結法全出米元章然元章以態勝仲蔚以骨勝態勝者尚以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目之不知於骨勝者尚又何如也雖然使二子並見柳誠懸必與仲蔚把臂入林矣

王逢年書雪賦

惠連雪賦裁得數語佳耳不似伊家七歲女兒能道柳絮因風起也王舜華以狂草書之自謂秃師三昧恐亦

未入祝京兆堂室第比之馬溧陽陳山陰差有士氣耳徐君復命李士牧圖之亦足錚錚三絕

周芝山贈范生歌

余嘗見虞道園失明後書真如盲子行路且神彩都盡今覽周芝山翁所書贈范良父歌殊不爾也良父云翁時八十兩目俱枯令人以手擬筆即縱意為之出入雙井襄陽風骨偉然不兩月捐館殆絕筆也新春遇翁鄉人亦周姓而盲好象戲其藝幾及神品不待人說即能

應着快此兩興事欣然書之第手瘡作劇以兩指挾管都不成字又有沈嘉則跋亦潦草之甚令後人觀之不謂一卷皆盲書也

僧大林詞翰

新都汪仲淹出僧大林遺藁一册見示大約詞翰皆清瘦有法而傷單薄少餘致雖不盡洗餕餡本色亦不至作氊根吃藤條語大林故住持郡之竹堂寺殁而曉虛白繼之其遺稿多散佚不無長吉友人之恨雖然曉亦

何可盡非今詩而貫休書而𧩂光而至今在者何益也

古選古隸

詩自風雅外當以古詩十九及建安三曹爲凖若整麗至三謝而極矣嗣宗元亮故是畫中之有逸品卉木中之有筠竹不當以時代論也癸酉冬余自楚汎大江東還舟中同行者長洲陳道易玉山程孟孺俱能作古隸因稍擇諸篇之尤者俾書之道易至九江孟孺至金陵而別又二年道易訪余鄖陽行臺足之始成帙二君於

隷法不能極深研幾然不作三崔及開元以後筆猶之帙中無齋梁月露語也案頭時一展視欣然獨賞蘇長公有云勝對俗人誦梅二丈詩遠矣

古隷風雅

三百篇為古今有韻文字之祖余嘗恠吟諷者高或至西京而不能復泝而出其上訓故者僅組織而屈為時義而不能悟而究於用故於藝苑一編亦徹及之以示夫有志者間一潛咏覺其篇法句法字法宛然自見特

不落階級不露蹊逕所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耳適華茂才之方周茂才之晃過余九友齋偶與談古隸自文待詔父子歿幾遂絕絃而二君子頗抉許昌孔廟之秘因采詩之半以授簡而二君子又懶於筆所書者僅得十二耳謂余借而啟執苑之則則有之謂余借而附於刪詩之末則何敢也二君子古隸書三百篇不為辱第轉令人憶中郎石經妙跡永絕令人長慨

又

讀諸公詩不覺失笑天下才一石子建何嘗八斗靈運何嘗一斗僅可升合計耳腸肥腦滿語不足信

章藻摹瑯琊法書墨跡十卷

右章生摹晉右將軍會稽内史贈金紫光禄大夫羲之字逸少正書凡十幀為法書之第一卷内臨鍾太傅力命宣示二帖皆宋搨秘府佳本按宣示為丞相始興公寶愛以授右軍右軍以授王脩脩死從殉遂不傳傳者乃右軍别臨本梁武所謂勢巧形密勝於自運者也故

即黄長睿之攷而置以壓首卷書家不載右軍黄庭内景而光尭在南内有御臨本此必渡江後購之人間而手摹之者雖其軟美膚緻得之思陵居多而不無山隂隆凖且又脩内司致佳本弗忍去也外景樂毅俱有完本不完本完本則爛若舒錦不完本則零若遺珠三復之餘覺不完者差勝二書見跋通人幾成于朝之誣至有以為吳通微及王著筆者此中尚可容虞褚數人不知通微輩能辨之否第欲以為貞觀内府及鍾紹京家藏

物則未敢也曹娥碑憔悴宛篤云有幼女漂流之態東方朔贊遒逸瀟洒令人作天際真人想蘇長公謂顔魯公東方贊字字臨此書雖小大相懸而氣韻良是古人意當有會耶楊用脩云霜寒其右軍之懿乎不能兩行而意自舒綽有餘告墓文以乏佳本故所摹覺圍圍國史粟纂云真本具年月日者江寧瓦官寺鴟吻内藏物歸之岐王不久而火失之世所傳者纂本不具年月者耳此本乃有年月豈岐王未火之先有勒石耶

右摹右軍雜正行體為法書之第二卷内臨鍾成侯墓田帖凡五行按貞觀御府書目列於右軍下而行數正同當不誣也蘭亭三叙其一定武損本一唐板本一褚摹真跡本皆余所珎秘者定武本致佳無可議板本字稍麗行亦高濶而饒波發翩翩風流與聖教相出入褚摹本後有米元章跋與書史所載正合長風帖在淳化成侯跡中獨黄長睿以右軍少年未變鍾體目之甚當葢右軍屯札稱長風要與此同不應成侯時先有長風

語也宅若玉潤來禽何如極寒奉橘鯉魚雪晴轉差斷茶受鶩石脾小祥增哀轆軻十四帖皆灼然者長慮謂毒熱為唐文皇所臨元章謂頭眩為虞永興別跡雖似各有據然既為文皇臨跡亦無碍孫枝且永和祀遠鮮有不出唐人硬黄者而奈何獨斷斷此一則也元章之論則以結體纖潤微類永興不知永興別跡故是臨此本者當是時有發江南山一碑中有小石刻與此本無毫髮異不應永興未生前已書石也且後有右軍名署

尾故留之僧懷仁集聖教序記及心經雖不無偏傍輳合或不必盡本筆而字體行模精整雅潔遂為法書之冠臨池之士葢至今利賴之余所藏石本是宋初搨以故章生得效其技也

右摹右軍行草第一卷為法書之第三卷破羌成都清晏此郡山川講堂都邑九日七十雪侯弘遠知念言敘若耶晚可安善道意時事兒女諸從昨見譙周餞行參朝明府廿七謝生中郎女虞安吉宅圖東旋清和還轉

廿八嗷麪積雪足下秋月狼毒西問又西問旬㑋安西得告小大佳向久委頓六日還里信云知君脚中深慰日午小園龍保臨書凡五十六帖内破羌一帖是米家船至寶最為神妙真足壓卷而宅書多出貞觀内府琅有名之筆與淳化相半黄長睿置啄亦少第謂餞行一幀乃賈魯送張説文葢唐人集右軍書為之而此則其殘闕者又謂深慰為文皇所臨與第二卷毒熱同予前謂右軍遺墨安能保其不一一唐人臨也餞行書法

寔神妙安忍舍旃昨見君亦集成然亦用此例小園子

一帖元章强排作大令謂其小縱放耳抑何待右軍之

陋也此郡逋墊元章以為予王懷祖者而長𧺫駁之事

理誠然 闕 當是與謝安石安石在右軍治交甚篤意當

其入桓大將軍府或初拜僕射時右軍故與之作肺腑

語也晚可真蹟在余所僅影響耳

右摹右軍行草第二卷為法書之第四卷知問諸賢官

奴採菊服食後服食十七日逸民裏鮓卬竹後卬竹擇

藥月末賑民豹奴敬問飛白後飛白又後飛白丹楊太常熱日朱處仁鹽井胡桃龍保黄甘六日胡母故酒虞義興筆精司州嘗新麥秋表生來居還鎮得見敬和七日隔日近日五日謝光禄徂暑月半敬豫長風謝生十一月皇象逺婦君晚嘉興尚停凡五十六帖淳化閣帖敕字十七帖與臨江石本相間錯皆烜赫著聲者官奴乾絲鬱勃有飛白㽘裹鮓虞義興得見三札芒頴射人豹奴獨擅章法長風遂為行書辨鍾部一諡裹鮓表生

真跡余曾於朱太保處見之或云是唐臨耳

右摹右軍行草第三卷為法書之第五卷散勢昨得違不快小佳反側月半廿二廿三虞休建安一日侍中敬豫清和追尋臨川小大太常鄉里可耳母子廿三帖皆得之淳化及臨川者内元章以一日一起歸之伯高追尋歸之大令長脅皆不謂然且云追尋字勢語意皆不類誠然闕却謂臨川一帖有子嵩語以為右軍不相及不知内云子嵩之子正相及也且子嵩何必庾顗姨母

山陰二帖是石泉公進御者鋒勢遒鬱勁利不可言省書罔極想佳東比不得眠各可諸患大多患十四日熱甚出都敬問諸賢江生西中郎勿殺生末春四月有理北軍雨晴遠近廿三帖從秘閣續帖中録出者吳興大周嫂夜來公孫得書政履六帖從宋搨雜帖中録出者尤崛奇出人意表内末春全是章法與豹奴類宄若淡悶千嘔及此月二帖在余所二謝書一帖於江右人家見之然皆唐臨本也

右摹右軍疑跡為法書之第六卷如正行筆陣圖二帖皆出自江東李王所正書瘦勁與歐陽率更並驅幾不可辨行筆尤自豪爽有公家大將軍椎鼓態宋人俱不以為的且謂李王謫書獨米元章絕之云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趙竦得之於一道人章惇借去不歸大抵非李王所自辨可證也張懷瓘列嵇叔夜於上上品之第二云吾常有叔夜草絕交書一紙非常寶惜有人以右軍二紙請之吾弗與易也今此妙跡絕不可復覩矣

此卷後有湘東所進絶交書晉右軍云云而秘閣續帖則直定之曰李懷琳㪅以實㫖述書賦中有云爰有懷琳厥跡踈壯假它人之姓字作自巳之形狀而注則謂懷琳大急就嵇康絶交皆托之右軍貿得數萬錢而質家茸以應貞觀之募第結法雖沓拖多卧勢不能作山隂内擫筆然圓熟暢俊不妨張巽之亂真也他若適得書知欲東差凉奉對屏風奄至此穆松先靈柩慈顔㬶豆初月蔡家平康濶别足下時事集期旋洛荀侯小大佳

濶轉從阮公月末蒸濕白耳諸帖皆從淳化搨出而元章長睿俱掊以贋本理似有據故别為一册或謂既審其贋胡不割愛而留使奪嫡是不然昔人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北海惜中郎而延虎賁老成典刑之論故自不俗也

右摹晉中書令贈光禄大夫侍中太宰憲公獻之字子敬書上卷為法書之第七卷多正行體内小楷洛神一紙又不完本十三行一紙攷趙吳興孟頫謂所得之陳

集賢所十三行僅二百五十字係晉麻紙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為天下法書冠又謂宣和書譜所藏末有柳公權跋語者其行字筆意皆同而小之韻勝且係唐硬黃紙定以為臨跡今皆不完本末有柳跋正宣和所藏也洛神全文後先秘林所不載今何緣有此豈即柳公所謂人間合有數本之一耶白騎遂本在鍾部攷之唐開元中滑臺人家應募進御者乃大令所臨而誤屬之鍾為改正置此九日帖見石泉公寶章集辥中令呈文氣

開美有芥視軒見意而結法極似李北海當北海從此中一派流出耶乞假一表與霜寒並美居然大雅高出辭令此後有相過右使節過思戀不審又思戀及夏節操之衛軍靜息夏日後思戀天寶十一日昨遂腎氣仲宗黄門外甥冠軍可必諸舍阿姑承舍月終東家後操之復不審嫂等鄱陽鷀犀敬祖凡三十二帖風神煥然逼乃公柰何髭聖辱之枯杌饑隸耶第操之二帖與本部中結構不大懸今爾分屬未曉所謂敬祖鄱陽重見閣帖第五卷

而長睿謂敬祖為承祖子武岡侯協字不相及協右軍之從祖昆也以歸右軍乃當而筆小不類鵝羣風骨氣槩極為蘇黄諸賢所推而長睿以險逺斥之又舉帖辭崇虛劉道士語謂山陰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時造後大令六十年固也崇虛既是觀宇佳名何必山陰又何必至泰始哉長睿欲以攷覈作書家董狐則可耳欲以八法邅司馬徽水鏡吾未敢許也

右摹中書令子敬書下卷為法書之第八卷皆行草內

諸舍諸女授衣奉别想彼承姑願餘減書阮新婦奉對得書兩𤣥度慕容前者欝欝桓江州疾不退來恒省前書鐵石後鐵石𤣥度忽動新婦鴨頭丸阿姨戲奴後郗陽不審極熱冠軍服油轉折還此西門日寒追痛疾來知汝不數都與彼人孫權等諸帖最雄俊奇崛有致筆而黄米諸賢乃往往加喙謂𤣥度二帖内有仁祖為軍司語二公卒年大令不過十餘歲不相及當非右軍書耶然謂結法不類右軍又以極熱服油書語皆後代人

僞作又以桓江州一帖半見右軍部𤼵張彥遠錄右軍法書信有之則當為張旭懷素輩作耶然以大令之不相及與右軍書錄語而證其非大令則可以右軍大令必不作狂草而盡舉疾不退以下斥而屬之旭素則不可按宋自元嘉以後有戲學部此必一時諸賢或取大令父子語或集其書作之不必至旭素也長睿又謂閣帖第五卷章草昭烈孔明問對語與此中一帖辭旨結撰皆同而盡欲附之右軍謂右軍有豹奴帖亦章法故

也然豹奴密而緊此散而拓或總大令書或亦是戲學之論不可必故仍附大令部而備載其說

右摹法書之第九卷為江東始祖承相録尚書事中外大都督揚州刺史始興文獻公導字茂弘故光禄大夫即丘貞子覽之嫡孫撫軍長史嗣即丘子裁之子也始興之從兄使持節侍中都督六州諸軍事大將軍揚荆江三州牧武昌公敦字處仲即丘次子治書侍御史基之子也從弟平南將軍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贈侍中

驃騎將軍武陵康侯廙字世將即丘第四子尚書郎正之子也從弟平北將軍徐州刺史海陵恭侯邃其父未考始興諸子散騎常侍後將軍會稽内史贈衛將軍薈字敬文敬和之二子散騎常侍衛將軍尚書令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亭獻穆侯珣字元琳侍中長兼中書令珉字季琰正倫之子司徒左長史廞東亭二子侍中太保録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字休元侍中驍騎將軍太子詹事豫章文孝侯曇首豫寧

之子侍中尚書令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贈司空簡穆公僧虔簡穆二子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贈太常懿公慈字伯寶金紫光禄大夫散騎常侍臨汝安侯忐字次道子太子詹事度支尚書筠字元禮内世將五紙敬和四紙簡穆伯寶各三紙休元二紙自始興而下正傳凡七代右軍諸子自大令外今存者右將軍會稽内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黄門侍郎徽之豫章得二紙此外又有中軍將軍循及渙之等各一紙史稱右軍

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凝之操之徽之獻之而不及渙之黄長睿則謂渙之為右軍子又皆定其為真跡而云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貎獻之得其源長睿博精不減倉曹此當有的據可補史傳之漏記我簡穆著評云自過江東右軍之前獨平南為最書傳右軍畫授明帝又云右軍謂洽弟書遂不減吾又云亡從祖珉筆力過於子敬子敬戲之吾弟如騎贏駸駸欲度驊騮前長睿服膺則在平南簡穆正書啟事

而頗以劭猷三帖為贋豈所重在方雅而詘圓熟耶青鳳之裘片羽千金況爲之後者焉敢以懸斷而去取之也

右摹智永真草千文為法書之第十卷永則右軍將軍之裔孫也於陳永興寺披染正行章草俱入張懷瓘妙品永師嘗手書正草千字文八百本散江東諸寺此八百本中之一也伯施謂永師一字直五萬計當為十萬緡加以摽目各十五字又當為千五百緡矣此雖書家

自相貴語亦足徵永師聱價後一紙閣帖誤收右軍部中今改正於此當永之在南其以書名於北者獨太子少保褒而永尚有從子曰纂曰渙者亦以書稱於隋而位不顯余每歎吾瑯琊入李唐後不唯簪組向稀而詞翰都謝始興之裔宰相尚餘四人書之可知者唯秘監紹宗而已豈淮水猶未涸而墨池一派先受壅耶竇臮書賦謂右丞維平章事縉亦瑯琊人恐誤維縉與所紀知敬知禮皆大原河東望

摹蘇長公真蹟

余於眉山蘇長公無能為役凡公生平長技十不獲一而獨賢劫以來所受風味習氣時時有相入者昨年始悉取諸名賢文辭稗官諧史小有關於公者即筆之總得十二卷而家所藏公墨蹟石刻小楷藳行草聖之類為詩為文為危語幾百番兒輩欲分得之垂割而客有周[闕]徐長孺章仲玉及吾從子駰素善公結法因令各

臨搨大小彚為七帙藏之山房其體之俶儻權奇出入

變化所不暇析內煎茶聽琴四詠歸去來辭及跋王晉卿山水歌祭黃幾道文謝送梅花詩與久上人帖則皆於真蹟搨出者以故幾若趙郎之見貌周昉併其情性得之不止王孫之隆準而已也昔人之評公書者或目以墨豬或譏其畫字或病其跛偃或謂其多病筆又腕著筆臥故左秀而右枯要之舉不足以累公舍此則所謂吃井水地無不寶愛公遺翰稱賞不置口而余最心與者二評其一王履道云世之學公書者多矣劍拔弩

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
而妍不束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初秋之霖
森踈掩抑熠熠如從月之星紆餘宛轉纚纚如縈繭之
絲恐學者未易至也黃魯直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
故其書姿媚如李北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
勁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其合處不減李
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
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公第一此二評者誠為知言然

公故非當家政自以品勝耳品者人品也不爾請看吳通微王著或又曰否否李丞相鍾太傅生自刀筆中來閭井之儈魁耳不中與會稽吳興作奴而何以鼎峙萬古也余無以應退而志於尾

徐髯仙手蹟

余生平所得近代名跡如仲溫希哲徵仲履吉輩至多獨於徐髯仙子仁頗愛之而不能多得以為恨久棲靖室於一切毫翰付之烏有矣而新都汪仲嘉忽以此卷

見示皆售青蓮居士作爲蜀道難梁父吟天馬陽春二歌前有尊酒行凡五章書正草得二體正體乃有古隷筆似歐陽蘭臺草書半得章法而寳步趣會稽其精雅妍媚使人嘖嘖生賞惜腕力少弱以登蘭臺堂則有餘叩會稽室或不足耳漫題其後付兒輩藏之以備一種

題舍弟敬美書雜帖後

吾家右軍分甘青李二札右丞輞川一疏能於蕭散中作清景俊語蘇長公種橘帖亦庶幾焉誦之不待畢覺

仲長統蕭大圜田父矣仲氏敬美以黄庭小法書之時出入洛神覧之不待畢覺王著鮮于樞佐史矣右軍長公所云敬美澹圃已饒得之吾雖不獲西入𨵦尋輞川遺勝記與敬美以壬申九月望夕登包山窮靈威之跡俯瞰太湖天水一色已而攀曲巖探幽谷出没叢薄閒栖鳥格磔土豹殷殷尋得竹逕而出月色逈瑩羣碧摩天黄雲繡蘢此景似更絶第不能作此疏耳嗟乎是三君子者亡論其文辭一齒姓名三日猶芬甘不知後千

百年人於吾二人何如也

穆光胤書父文熈詩

穆考功文熈寄余近作内有擬少陵秋興八首而其子光胤集右軍書書之者偶一僧相過拈以示之問其書似右軍否曰似似問秋興似少陵否曰不似不似余不覺失聲笑曰不似不似似亦不似不似不似與似總是不是男兒墮地自名自位勿作第二人勿落第二義僧亦笑曰此戲也而具少禪理即令少陵再和秋興右軍重書

蘭亭其似耶不似耶因記其語

穆光胤臨七姬帖

穆生臨宋仲溫七姬帖陶靖節杜少陵詩歌皆極精與真本對覈之幾不可辨雖然仲溫倣鍾太傅史黄門不免婢作夫人矣今得無犯重儓笑乎近有充相公舍人子者相公不識也以問舍人子亦不識以問舍人子之舍人子乃識之曰此吾舍人子也吾不欲令兒曹臨寫恐原主不識也

吳賢墨跡

家馭提學出吳中諸名公墨跡凡十一幀内希哲書昌穀詩英英並秀如兩玉樹皎然風塵外物徵仲抵掌玉局蓮花乃似六郎矣伯虎脱盡平生後一札筆意大似周越而詩不稱第與夢晉俱不失狂奴態元馭學士命余題尾諸公翰墨尚易得獨昌穀零落幾於吉光片羽矣家馭善有之勿令人持去也

楊南峰墓志

文徵仲先生以古隸書楊君謙先生自草生志若可謂二絶者第君謙負古文聲毋論其辭枝而不脩即生平軒豁得意在弘治己酉挂冠而數語極為牢落最鼽頓無狀在正德庚辰再趣行在試樂府嘉靖丙申獻九廟頌及華陽求嗣儀而敘致津津不容口老誖一至此耶曷不於庚辰前親三尺土耶然則文先生此書之佳故不為此老幸也

俞仲蔚墨蹟

古詩十九首工與鍾王宣示蘭亭同品具耳目者皆知其為寶地面苦無蹊逕可尋仲蔚悉平生力竭屧趣此二端縱不能於詞場壘藪中執牛耳退亦不失尉佗矣秋日覽仲蔚書十九首其似耶稱耶所不論差勝讀俞氏集一卷

王行父藏王稚欽詩蹟

僕生平以不及遘夢澤先生為恨今日得見先生詞翰又得與先生之從子行父遊足矣當呼子墨泚楮尾時

覺行父亦沾沾自喜不知先生在芙蓉城聞之以為何如耳

王穉欽書五言律詩

天下以才子歸穉欽先生謂若大紳子啟之傾寫不倦則誤矣搆結鍛琢極有工夫一句一字亦皆有色澤意態若項西楚鬬漢壽不能得其九戰絶甬道淹七軍之妙而僅以叱叱煩䫨顔良喑烏跳盪之粗目之為萬人敵也此卷皆五言律尤自長城書法故不必成就而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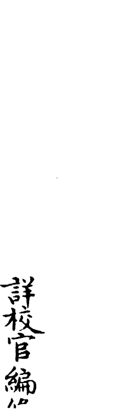
翩自賞宛有徵仲中年以前筆先生信奇人哉

朝鮮三咨

余所得朝鮮國凡三咨合為一卷其一乃弘治八年咨遼東都指揮使司護送賀東宮千秋節者其二嘉靖四十一年咨禮部進賀萬壽儀者其三則萬歷十一年咨禮部進獻慈聖皇太后儀者前後相去九十年更三王而楷筆謹細若一紙若玉墨若淳漆硃色濃透而咨字行押似以牙刻刷而精為之潤色者其敬慎而能恒若

此宜其享國之久遠也貢物止各色細苧花席豹皮種馬𥁞洪永之際每貢有金銀器飾大約可千餘兩宣宗皇帝以非其土物戒使弗進以故其國人感佩職貢益勤比於甸服聖主溥來之仁與不貴異之誼豈不愈越前古萬萬哉因竊識之以見字小之與事大實相因而成也

欽定四庫全



詳校官編

侍讀臣

總校

校對

謄

吉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六七

修臣潘庭筠

球覆勘

官進士 臣楊懋珩

官主事 臣陳文樞

錄監生 臣勵世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墨刻跋

禹碑

余所有嶽麓禹碑凡三本其一本差舊而無註釋其一本刻之紹興者後有張明道跋頗偉而註釋字粗拙之

甚其一乃木本刻之長沙者前有宋張世南所紀後有明湛若水跋沈鎰釋義楊慎歌及小序顧璘季本熊宇前後序文書體亦有作八分者而醜俗尤甚釋義是三家社學究語耳乃自詫以為神禹夢中所授當令人唾絞中間與楊釋異者凡十三字俱無的然可據覺楊義差雅會得其手書歌序釋跋因定裝於所藏舊本之後而張紀湛跋顧辯乞友人以小楷補之余嘗謂此碑定非大禹文亦非大禹筆而不敢遽謂為嬴秦以後何賢良

所行世即人間舊遺本而衡山之石久已泐其文理之不可讀以石泐故而楊沈之釋字亦多以意會之未必其果合也虎賁徵似中郎孔北海尚愛之況隆準公真龍裔耶楊書貽吾鄉周太僕復俊者其家人摹去之字法亦可重也

又題禹碑

楊慎曰釋文第六句舊作南暴昌言余疑文義不貫字形亦不類思之不得是夕夢一魚首黄衣指謂曰此南

瀆行亭四字也寤而觀之形義兩協其所謂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耶沈鎰則曰夜夢一長人挈古缾授之其色黃高尺許口傍横書三字其宫造下有篆文悉如龍蛇草木之形寤而忘首一字及旦誦釋文怳若素識云云不知者以為文人矜誇之習類然耳余以為倉籀所不盡載時俗所不能辨不假之神何以徵信耶聊記以資一噱

跋魯相晨廟碑

按趙明誠金石錄謂魯相晨有兩碑皆在孔子廟中其二云魯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到官正此碑也其文獨完好可讀數十行後字稍大結法益遒美後有題尾稱大周天闕二年其書亦用武氏體雖傾側而字勢可愛余在青社時為陳道易持去且二十年矣一日忽見歸曰吾於古隸法得十六於受禪得十四於此碑余笑曰公可謂粘魚上竹竿不離故步何得云爾陳亦大笑史君時尚存而

稱諱古文多有之

吳天璽書

昔有詩云中國書流讓皇象六朝文物重徐陵似為江左張價象所書吳天璽碑出篆入隷高古雄逸要當與蔡中郎抗衡成侯受禪固自超方之此碑不免嶧山之於岐陽矣昔人故非欺我然徐陵之於文實不可與休明同日語也

漢隷校官

右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光和四年立按四年之碑若逢童三公馥坑君無極山神敬仲蔡湛孫根凡七見於集古金石錄而此獨闕如者葢宋至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闕始出之固城湖濱官舍在歐趙二公後耳結法最為高古伯仲西嶽勸進間第多漫漶不可讀番陽洪景伯為之注釋而闕其二十七字元至順中濟陰單博士禧宦游其地復考辭義之可通者得十六字因手書景伯釋文而附所補於後吾弟今獲本乃舊搨而不

載單禧所為跋釋文止著闕字而不載禧所補何也豈此本在禧刻前為洪景伯書耶景伯書又何以步趨吳興也碑今在溧水溧水漢溧陽地吏搨一本驗之即見按此碑恐是元人翻刻真本而别令善趙書者作洪景伯跋耳

秘閣續帖

右秘閣續帖第三第四卷此帖既不易得而又皆右軍書多縱筆變體極可愛内四月一日帖及後右軍諸子

書稱弘白黄長睿謂為偽帖欲去之甚當第文壽承跋尾以為中數帖類米老所臨者則非也此帖刻於元祐中米老書學尚未著不應其模本已達中禁當是唐人臨筆耳

續帖第九第十所謂賀知章者似二王雜帖語今以歸賀不可知虞柳二君蹟不類平日而甚有好致柳尤遒逸無名二紙其一詩亦唐語其一札似臨晉帖飛白五字出古隸若李懷琳書絶交書壽承以為至精無以加

而山谷者人乃謂徃在三館於閣下觀懷琳臨右軍絶交真蹟大有奇特處今觀此十未得二三乃知懷琳之妙如此其所謂十未得二三者尚足以馳鶩後世也卷尾天監二年至臣雲小楷湘東所進云云行草皆懷琳臨筆今人却作嵇康書媒𧦝而辨者以為懷琳偽為康書亦謬也唐人十二月節帖詞既鄙瑣書亦無雅致但結法差緊健中間尚可包王著周越耳

泉州宋搨淳化帖

余少得淳化閣帖飛白濃墨二種皆作僞古色乃泉州翻刻本也當時絶寶愛之後漸覺其波磔之際多有可恨乃至結搆時時有謬筆覺其非古後先為人持去不惜今年始從吳中得此宋搨完善本以較余所藏大觀絳帖雖少遜比之他刻大徑庭矣凡泉刻則五卷智果而後缺十餘幀其它不爾也傳閣帖者邯鄲子輿日益繁而隆準日益少故為志而藏之

甲秀堂帖

客有售陳氏甲秀堂帖五卷者石皷文泰山銘皆縮小字為之及秦氏三璽文尤淳古可愛蔡中郎九疑碑雖見宣和書譜而行筆絶類開元孝經陳思王詩及鶡雀賦亦然黄伯思辨其為李懷琳輩贋作似有據也餘則蘇明允才翁子瞻蔡君謨黄魯直米元章筆札耳按昔人謂甲秀堂帖前有二王顏魯公蹟世所未見一云季氏也此本盎零落不完者其人不復觏淳化大觀欲與之配亦壯矣

索靖月儀帖

今年冬得黄熊所攜索幼安月儀帖一卷按幼安真蹟為宣和殿所藏而先已刻之秘閣續帖中米元章與其友人書謂月儀帖不能佳而黄長睿遂未信以為贋物獨董逌稱其筆畫勁密宅人不能睥睨然亦是唐人臨手也月儀有正二三九月凡十一章俱稱具告君白了不可曉其辭亦錯雜絶不類晉人尺牘而中得一二古雅如黄初時語然終不可曉也此本刻頗精楮墨亦佳有

古色或是閣帖真本故存之

真定武蘭亭

蘭亭如聚訟自宋已然即以定武一石言之有肥者有瘦者有五字未損者有五字損者何子楚王明清謂唐時諸供奉搨此帖獨歐陽率更逼真石留之禁中他本在外爭相摹搨而歐本獨不出耶律德先入汴得而棄之殺虎林流轉李學究家以至復入公庫所謂未損本也定武薛帥子紹彭摹之他石以應世購潛易古刻於淵

流落左右五字徵剟一二筆藏於家大觀中人主知之取進御龕之宣和殿壁師陷諸珍寶悉逐北去而此獨留宗汝霖得之以進光尭至維揚而復失之所謂損本也然則紹彭之所別摹者亦得稱未損本也夫損本既有兩種不易辨而先搨者又不可得蓋不能不取極於損本矣董逌謂定武非歐筆為湯普徹臨亦未有據至所云肥瘦本或以定武有二石或以搨法少異格之殊不知辨千里者不當在驪黄内也此帖乃五字損肥本

余生平所見非少俱不能及雖以搴揭之多小有剥蝕而風彩迥出諸本上偏攷古證九五處皆合若管弦之戚上不損處有小黿形與是日也第九界行頗肥痛字改筆不糢糊與感之由由字下類申列叙之列其刂如勁鐵則可不待訟而勝矣帖為陳直齋物後有直齋印識趙吳興常從其姻親萬户者索之而不遂書法尤遒媚可愛吳興得獨孤本自詫以為遺墨之冠而尚汲汲於此本其聲價當何如也余舊有一歌於定武本頗極

推許而實不稱今割以題其後云

宋搨聖教序

聖教序雖沙門懷仁所集書然從高宗内府借右軍行筆摹出備極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翼也余平生所見凡數十百本無踰于此者其波拂鈎磔妙處與真蹟無兩當是唐時搨本耳去歲嘉平獵得此本今年伏中復得定武蘭亭為自快自賞者久之窮措大餘生一何多幸耶

又聖教序

聖教序未裂本余往往得之多為人乞去而留其頗佳者此亦其一也懷仁既善書又從文皇借得真蹟摹出以故雖不無偏旁輳合而不失意他集右軍書者未盡爾也

宋搨蘭亭

姜堯章所記定武蘭亭五字或損或不損偏傍結構與在明秘藏本不必盡合然一展閱閒紙色搨法知為北

宋時物無疑也悅生堂一百十七刻以修城為甲而定武諸本次之古懿永興宣城又次之在明其自保愛故當不出此數種也

蘭亭二石刻

前一刻為陳緝熈家褚摹蘭亭跋者王文端文安徐武功諸賢皆名曉八法而不能辨余有張激石刻與書史正同始辨其為褚摹而米臨見弇州集中後一刻為趙吳興臨凡二本有十三跋甚精以登善之神俊子昂之

𡽱𡽱而結搆全用巳法尚不能抵掌何論欲貽然登善有意於離者也子昂有意於合者也米之於褚在有意無意閒者也緝熙別作廓填今在池灣沈氏余又嘗於六觀堂周氏見十三跋書經箋工甚而不無毫釐之辨石刻則東書堂之初搨耳附識於此

跋周邸蘭亭

蘭亭禊叙自陶九成所紀賈秋壑家藏脩城定武一百十七刻又卅年而周邸之刻繼之其聲價劇出諸刻下

雖有定武及肥瘦褚摹唐賜五帖之不同而結構波拂一一出憲王指腕無山陰神駿意第龍眠畫與王手書諸說却他本所無亦足稱褉史余前後得十餘本久而厭之則皆為他人物今年得一本乃東書堂初搨王所自寶者黒處若純漆白處若栗玉即不知淳化李廷珪墨澄心堂紙何如其他恐未多讓也譬之尹夫人雖不稱絶代而韶粉靚飾遇邢娙娥未進時亦自足賞保不作他人物矣

古蘭亭選序

古刻無繁於蘭亭者其石自隋唐二刻及定武後何止數百千本而所聚名刻亦無繁於賈秋壑平章者凡總為册分十支為刻得一百二十七而至元末數易主而歸於錢唐謝氏陶宗儀見而筆之以為希世至寳今不知落何所當受妬於祝融陽侯矣余生平覩佳本不滿二十然多秋壑以後而所藏墨蹟僅唐摹一本石刻定武損一本唐本木板一本佳耳又次僅此六刻以視賈

則黥婁視趙子固則不貧戲識於尾

玉板蘭亭叙麻姑仙壇記

兩年内得玉板小蘭亭叙於黄羽淵得顔清臣麻姑壇記於傅伯雅其刻搨差古雅而精不類㝎本因合之為一帙葢山隂之圓劆魯郡之方而後集大成如東清和惠不相勝而相用可也第恐山隂軛然作魯西色耳

宋搨右軍行草帖

右軍草書二帖亦光尭筆也葢雜遻右軍精書極意摹

倣為之而刻搨皆脩内司妙手紙墨又不減澄心奚超以故温潤緼藉光彩煥發第稍肉而媚不脫本來面目内破甑一帖尤目所未見然似大令結搆非右軍也衆先以為如何

臨江二王帖

跋之後七年而家弟自燕中得㝡完本亦云臨江石刻前有目録是謝湖袁氏遺物然細翫之是木本以余本較之神采似稍勝攷余本王畧帖尾有懐充二字又方

印二曰永存珍秘曰墨妙筆精蓋米氏私識也表本皆無之又表本服食帖食字僅二點誤為令字而余本下有一二小帶筆作食字明甚然則表本之為飜刻無疑也第當亦是宋梓純墨搨余本乃蟬翅搨內補大令前數條與表本正同祝京兆一跋稱賞不遺力而書尤妙絕因備志之

汪象先二王小楷帖

象先出此刻余望而知其為秦汝立舍人家物末系陳

道復小篆數行蓋得之華從龍比部者最為精絶所謂秘閣續帖本也弟卷首蘭亭是定武損本想從龍以前好事者合而成冊耳家弟敬美嘗從東沙華氏得全本前有鍾成侯戎路賀捷二表後有右軍誓墓大令洛神與歐虞褚柳名蹟凡四十餘紙惜不令象先見之

汪象先大觀帖

淳化閣帖化身為潭絳泉汝戲魚井欄闕往往不脱本來面目獨太清樓帖乃遜功帝出秘府墨蹟令劉無

言輩摹勒登石者閣帖則出王著手著精於法故形色不爽無言妙於勢故風韻尤勝闕人謂太清爲淳化介弟毋亦陳氏二方難爲伯季者耶緣太清無别本以故世尤艱得之得亦不能備余以甲戌宦燕中朱忠僖物故僅踰月而得之其家人葢卷之二四五八十幷四卷皆飛白而一卷獨淳黑唐禮部玄卿所補贈者也今年爲丙戌汪象先出所購則第一二三四五卷神采更自焕發可愛云亦得之燕中而周公瑕遂定爲朱氏物不

亦信耳而廢目耶余後復得第七卷不完本於吳門乃右軍筆尤佳絶今併在兒騏處象先果有意乎不妨作延津合也太清復有後十二卷則秘閣續帖原本僅改其標目耳而益以人間所流傳十七帖及孫過庭書譜余復得其五卷然秘閣續帖原搨也因復志於此令象先夜眠不着

跋陳李迪絳帖

諸帖自淳化之外昔人評其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

之失獨於南朝唐季帝王後續以宋太宗差爲蛇足耳潘師正手自摹刻所謂毫髪無遺憾波瀾獨老成者後有旭素真卿帖則皆高節度汝礪增入國初入晉府石本零落非復舊觀矣此卷不能四之一然紙墨精緻神采爛然當是宋搨之極佳者吉光片羽饗尚千金季迪其寶藏之王百穀所稱黄淳父十卷今在吾兒所中多不同異日可爲延津之合否

雜二王帖

雜古法帖一冊凡三卷後先得之飛凫人者皆晉人尺牘右軍二十四思陵臨右軍四大令四謝太傅一王東亭一皆宋搨也首卷前稱蘭亭續帖卷第三攷之諸家石刻不載而筆意極精佳次卷吳興等帖尤有鋒勢不知是寶晉帖中物否思陵賜米敷文臨書十三紙見米跋今僅存四無一筆失度恐是雙鈎廓填也臨江石刻二王書極為詳備而月相酷旱追傷諸賢道護州民大周嫂不知松來初月見尚書十一帖大令十二月授衣

東家三帖皆彼中所遺者故收而藏之吉光零落偶獲片羽豈敢還望成裘第勤緝之不已將來尚堪一半臂也

宋搨樂毅論

沈存中謂樂毅論是右軍手書刻石唐文皇將以殉葬此殆是夢中語而莫廷韓復以夢中紀之按此論乃右軍手書以貽子敬者至梁武已疑其為摹跡而陳文帝時賜始興王貞觀中進御十三年命起居郎褚遂良排

著至中宗朝太平公主攜出以錦袋裝之後變起咸陽老嫗竊得為吏所跡迫則投之爨下宋有二石本其一秘閣所刻其一高紳學士家所藏葢宅摹本之壽諸石者也此帖乃光堯太上於損齋手搨付石而石工及紙墨皆脩內司第一品精緻流麗精彩射人而結構柔緩豐肉少筋不待再勘本色畢露矣家弟有黃庭經一卷與此及戎路表正同予故能辨之非謂眼力亦勝廷韓也

宋搨戎路表

戎路表宣和御藏所記最為琅琅黄伯思董逌北攻守若翰墨毋復餘論第余所見兩石本皆勁而纖長又不無剥蝕此刻獨完好紙墨皆精翩翩有宣示風然是思陵手搨似不無肉勝之歎廷韓善書而不善鑒故題語孟浪若此

曹娥碑

曹娥碑小楷則右軍軼塵行筆則蔡卞竭蹷矣不謂中

間尚藏北海其流利豐妍肉不欺骨自是可人若題碣隸古八字竒逸飛動隱然蔡中郎典刑後先兩北海必相與痛飲也

又

右軍曹娥碑搨法近古而精又文氏停雲館物昔人謂此書如幼女漂流於波浪間今求所謂漂流波浪之勢了不可得意者其憔悴宛篤外弱而中勁庶幾得孝女意於形似之表歟

智永真草千文

智永真草千文崔氏所藏真蹟薛嗣昌刻之長安漕司者翻本尚完好但太瘦生且波發處多有可恨此紙晚得之徽人汪生是棗本耳而肥以長安石本較之不啻江妃之望玉環也刻手工拙固如此哉今智永千文獨推史家碑疑此即是也

又

智永真草千文宋薛道祖子嗣昌刻之永興軍漕司中

其石尚未泐而余有一搨稍舊者甚明白可愛晚得此本有嗣昌跋正同而稍昏暗且又木本當為翻刻無疑而細玫之波磔處劇古雅遠勝舊藏本乃知漕司石良已非故物矣木本乃宋翻凡出宋人手必佳吳子輩雖竭蹷而趨之不似也

隋八分孔廟碑

孔廟碑隋汝南主簿仲孝俊文其稱述聖德與曲阜令陳仲毅裔行相上下葢六朝之諛習也隸古是崔氏父

子餘規雖挑截未精猶時有漢意更一轉則入唐矣

宋搨右軍三帖

吾後先所得黃庭三四種時有佳者獨不能得宋搨近於汪仲淹處得秘閣續法帖定爲宋搨而此本及樂毅論尤覺精彩不甚失筆意會先已藏曹娥碑更致佳本因合而留之昔人謂黃庭象飛天仙人樂毅論象端人正士不得意曹娥碑若花莛漂流幼女捐軀於波間余反覆詳翫第見其美而已所謂端人正士飛天仙人以

意揣摩或互有之若幼女捐軀之狀竟不可尋也豈余兩肉眼不能辨大士法身耶將書家者流多作誑語自標置耶不覺為一笑而題其後

王右軍文賦

覧右軍書目原無載士衡文賦此亦一舊搨雖筆意圓𡽹而少國士風豈南渡後光堯重華與我明周憲王戲草耶

跋王右軍筆陣圖李衛公上華嶽書後

右軍筆陣圖凡二本其一正書差小有率更之清勁而小怯其一行筆甚遒逸而不能脫俗氣或以爲江南李主筆或謂李主不辦是然斷非右軍蹟也亡論非右軍蹟即圖説非右軍所著也何者右軍十二而過江神州已委棄矣所謂之許之洛者何語也此圖之誤也華嶽碑乃張昶非張旭也此書之誤也李衛公上華嶽書粗豪不成語斷亦後人附會之談而結法却秀頴有唐人氣以其皆宋搨極精緻故合爲一本置山房中配懷琳

絶交書成贋古一故事云

又

筆陣圖有真行二本皆以為右軍書余以為無論張昶作張旭字誤而已其文亦非右軍語乃六朝之好事者為之余此正書真宋搨筆力遒美彷彿信本而古雅勝之行書差縱佳處與俗處相錯當亦是李重光以前物也李衛公上華嶽書文尤沓拖一無意人所擬撰其書却有意出入右軍永興間然右軍避家諱故以正為政

而此云聦明政直何也

小酉館選帖

余嘗取家所有古壘刻行草非豊碑所記全文者以雪堂義墨例例之彙而為冊得十有七其一唐文皇屏風贊僅後半屏耳筆法圓熟流美真所謂帝王第一也其二蔡中郎九疑碑九九十字雖再入刻手尚具典刑出師頌甚古雅然謂索靖恐未敢定也或是蕭子雲耳右軍十二月帖殊緊密子敬辭中令帖極有天趣然使李

北海竭蹷趨之或可到唐摹九帖右軍二帖最竒古與秘閣續帖所載者同結構徽猷僧虔三帖皆正行尤更嶫嶫褚河南哀冊枯樹吾家石也其三李北海荆門行極類雲麾碑而差弱詩大似元白時語而不類當再攷之張長史千文二十三字忽肚痛三十三字竒逸飛動然恐非其至者破除帖稍圜緊然不知是長史筆否徐季海心經一覽之知為眉山所自然眉山却少渠一二俗筆也顔魯公臨右軍三帖尤勝以為魯公覺神氣清

繄以為右軍覺鋒骨勁露祭伯父從子二文與爭坐帖皆稿草之妙境也余自有宋搨佳本此僅得其半且似襄陽所摹以其舊刻故聊存之其四懷素聖母帖最琅琅者陝石堅好至今尚未泐藏真律公三帖多游絲筆遒美異凡千文不能無小踈謬當由刻手誤耳竟是真蹟其五其六其七皆蘇長公寄文與可三十韻字差小松醪賦楚頌一紙差大皆正書而不能不帶行筆貴在取姿態耳又陶詩孟夏草木長一首人生歸有道一首

種豆南山下一首行書殊古雅其石在呉中亂山近始得之又草書孟夏草木長一首則加放矣下山龍洞詩稍楷其石在呉興又醉翁操餉雪浪酒詩顛逸不在楊少師下摹懷素一帖右軍二帖皆濃墨本是蘇家法耳稍參以古便覺斐然孤村微雨萊州雪後各一詩亦行書而皆有意其後瞻字見古押法建昌宫詞是名筆中之有興境者書妓女雜詩是無意中之有餘態者又尺牘十四研銘一皆居平小行法也又書禪語六言一章

及少陵詩二章花氣薰人七言絕一我肉衆生肉五言律佛偈一則狂草也魯直前身一女子耳其書多倣懷素詩多作禪語何也又一紙樊口舟中燭下眼花頭眩更觀東坡醉筆重增睡思此公於書最重坡公者何緣出此語其九其十其十一皆米襄陽尺牘凡十八章俱遒逸有氣讀至書内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此大可笑又可惱也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

懐素少加平淡稍到人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此雖太肆然不無意也收得逸少初月尚書二帖智永所臨五帖皆希世之珍高壓顔張數等足與公西風爭長於思用處購得鍾隱三間無瑕紫玉硯以董源林石易凝式二帖層雲峰承晏墨易懐素二帖又獲端鳳研一那研一鳳研一洞庭石高一尺許聲如玉形如鳳如飛仙如雲葉凡再言之此令人忌且饞發也又一詞及手劄雜詩小叙俱有神采王畧帖

尤英偉第縱書右軍墨蹟後膽幾大於斗矣又吉老墓表極有勢然非七尺碑上物也祝壽詩一慶雲現詩一鷓鴣天詞一賀聖朝詞一後皆有子友仁跋縱筆顛放了然不讓乃父似非畀梓之道其十二張文靖守五札極為圓熟韓子蒼一札亦遒美以無他刻故存之其十三趙承旨子昂心經一千文一臨蘭亭叙一臨枯樹賦一樂志論一盤谷叙一皆行筆絶得晉人意淮雲寺詩一化緣序一則稍大而北海為多其十四宋仲溫續書

譜作小童法而不甚草出塞詩稍大能草而不甚童徐武功元玉水龍吟慢神駿有米家風陸文裕子淵來鶴詩極能酌北海吳興閒徵覺瘦骨中有肉恨其十五祝希哲古詩十九首和陶詩廿首皆翩翩有大令風其十六希哲榜枻歌曹子桓詩數章皆劇有章法老健可愛芙蓉池作獻之終不似也公讌一章絶得眉山筆情詩似勝老米以時有子敬意故也十八學士歌水調歌頭逃暑詩似米似黄似素不可名狀其它書尺書記亦種

種可觀其十七王履吉白雀雜詩是病後筆姿態溢出稍覺有意耳道復壬辰作比之生平極不草草第以擬古人終有愧也

李靖上西嶽書

李衛公上西嶽書不見正史意者影響之談如虬髯客傳類耳其書亦似唐末五代人筆雖不能整栗而微有意衛公將畧為唐初第一功最大故好奇之士多傳之

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今世惟歐陽率更醴泉銘多舊本當是宋人好臨倣其書而石堅緻耐拓耳余所有二本皆從故家散帙中得之而筆墨尤精美可愛秀勁之氣射人眼睫間小白猿公手信乎當與羊鼻公語同傳也

虞恭公碑

信本醴泉帖最易致而又最完好化度帖最殘缺最不易致而聲價倍之獨温虞公碑酌乎其間余所見凡數本有佳者而此亦其一也

大唐宗聖觀帖

此碑建於武德九年二月內給事中騎都尉歐陽詢撰序侍中江國公陳叔達撰銘觀以祀文始真人尹喜者神尭嘗幸其地用幣焉故其徒相與侈大之其文辭稍雅凈而隸古亦遒婉可愛疑即詢筆也攷本傳詢官位正合叔達以黄門侍郎判納言事而此云侍中盖武徳三年改納言仍為侍中耳宰相表則叔達以二年正兼納言九年十月坐事罷而傳遺之當以此碑為定

歐陽率更化度碑帖

書法自率更而始變晉體然謂之楷則誠楷也醴泉銘最大最易得溫虞公碑次小次易得邕禪師碑最小最不易得第其結構精緊風華煥如體方用圓以勁藏媚則邕禪師而外諸碑瞠乎後矣余生平慕好之而三購本皆不能全第一本可讀者二百三十三字第二本僅二百十九字然藏之徐文裕公家後有陸詹事子淵胡中丞孝思跋詹事數行精甚葢其時已極重之二本俱

佳不相上下而彼此互有無此不可曉也第三卷九四百四字中間亦可讀而結法不如前二本遠豈在宋時有翻刻本耶然胡以追蠡至此或云有馬生者得善本臨搨而梓之者也姑用以裝尾

褚河南孟法師碑銘後

此孟法師碑乃中書侍郎岑文本文諫議大夫褚遂良書也首脱唐京師至德觀主七字尾脱年月銜名三十三字碑叙脱百餘字詞脱二十七字當是割表後歴世

久遠贉池零落故耳第的然唐刻唐搨本波拂轉摺處毫髮遺恨真墨池中至寳也攷褚公以貞觀十六年書時尚刻意信本而微參以分隸法最為端雅饒古意余嘗於黄熊所見而絶愛之叅差未成貿令歸曹進士繩武相去里舍不百武得朝夕寓目一何幸也碑目見趙明誠金石錄又余有舊翻本證之辨為褚書不然世不以為信本者鮮矣

雲麾碑

余所有李北海雲麾碑凡數本而此其最佳者其風骨之尖利與姿態之佻俊尚可於波磔中尋之信墨寶也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六